

卡謬經典劇作 臺灣舞台首度登場
直奔存在本質 震懾瞳孔

追月狂君

卡里古拉

AMICUS

卡里古拉的三場盛會

= 場次說明 =

11月13日至11月15日，於EX Studio量身打造《追月狂君-卡里古拉》。

迎接卡謬經典劇作，向台灣觀眾問候。

三場演出各自搭配不同周邊活動，敬邀出席與會，支持劇團持續培育青年藝術家，探索劇場本質與未來！

11月13日 皇帝歸來（開幕場）

17:30 開放入場
18:00~19:30 餐會 / 青年藝術家培育工作分享 / 演前導聆
19:30~21:30 《追月狂君 - 卡里古拉》演出
21:30~22:00 演後座談

11月14日 驚世政令（普世場）

18:30 開放入場
19:00~19:20 演前導聆
19:30~21:30 《追月狂君 - 卡里古拉》演出
21:30~22:00 演後座談

11月15日 繼續存在（學術場）

13:30 開放入場
14:00~14:20 演前導聆
14:30~16:30 《追月狂君 - 卡里古拉》演出
演後座談
16:30~17:00 引言人 / 主持人：于善祿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助理教授）
議程一 專題演講
講題：「為自由而生，為自由而死——談卡繆與《卡里古拉》」
講者：羅仕龍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）
引言人：于善祿
17:00~17:45 議程二 藝術對談
主題：「探索本質劇場的存在」
對談人：Jayanta（EX-亞洲劇團藝術總監） 于善祿
17:45~18:00 提問與交流



追月狂君 卡里古拉

誰才是暴君？誰才是耽溺於夢想的罪人？

是以萬物為芻狗的上帝？還是恣意妄為的君王？

當死亡來敲門，撼動的會是帝國體制，還是活著的意義？

卡里古拉，是方屆弱冠之年的追月夢想家；

是羅馬史上第三任皇帝，房裏的大象，扮神的小丑；

是一場噩夢，讓人清醒；是來自遠方的問候，致狂奔路上的你——



卡里古拉 (Caligula) 的原文意思是『小軍靴』；羅馬帝國的第三任帝君 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 (12 - 41) 才兩歲就開始跟隨由奧古斯都大帝欽命『討伐日耳曼蠻族大將軍』的父親 Germanicus 上前線，全副武裝地緊跟著父親的腳步巡防邊境（現今的萊茵河流域），就連他腳上穿著也是依照羅馬兵士的標準配備縮小尺寸特製的軍靴（caliga）；當時邊防駐軍衝著他那副萌娃樣，起了『卡里古拉』的綽號。

奧古斯都大帝於西元十四年駕崩，繼位的 Tiberius 迅速將功高震主的 Germanicus 調離原來的邊防前線，或是意欲剝奪其軍權，或是忌恨羅馬人對這一位邊防

大將的愛戴，已經引頸期盼 Germanicus 取代自己成為羅馬皇帝！西元十九年，卡里古拉的父親遵奉皇命出使外交，卻莫名其妙地死在異鄉；當時 Germanicus 遭人暗算的傳言甚囂塵上！卡里古拉的母親認定 Tiberius 就是謀害夫君的幕後黑手，誓言要為死去的丈夫討回公道；結果公道沒討成，反而替自己和家人招來在位帝君的迫害。卡里古拉的母親和兩位哥哥接連遭到流放、監禁、虐殺，或是自殺。卡里古拉只因當時年紀小、尚不足以構成威脅，才由 Tiberius 安排和三個妹妹一同先後由曾祖母和祖母養大。

或許是自幼和妹妹們相依為命的緣故，卡里古拉和三個妹妹的感情深厚，尤其是和二妹（杜麗希雅）據說很早就有了亂倫關係。

西元三十一年，正值青少年的卡里古拉遵奉皇命，前往卡布里島。羅馬人始終不喜歡 Tiberius；可能是一方面擔心隨時會遭到暗殺，另一方面也打算跟討厭的羅馬臣民來個眼不見為淨，Tiberius 早在五年前就選擇遷離羅馬城，在卡布里島上建了 Jovis 別墅當作自己的新宮廷。本來伴君就如同伴虎，尤其 Tiberius 還是害自己家破人亡的仇敵，卡里古拉和 Tiberius 在卡布里島上朝夕相處當然不會是一件簡單的差事，更遑論 Tiberius 的性格是出了名的多疑、乖戾，加上他還有一些令人髮指的怪異性癖好！不過卡里古拉表現得相當沉著，顯然讓 Tiberius 安心、滿意了，甚至在西元三十五年還下詔，立當時二十出頭的卡里古拉與自己的孫子 Gemellus 為羅馬帝位的雙繼承人。

西元三十七年 Tiberius 駕崩，羅馬人滿心歡喜地迎接心目中的『寶貝小軍靴』回到羅馬城即位，成為羅馬臣民一致擁戴的唯一新帝！

據說卡里古拉和羅馬人大約只有半年的蜜月期；卡里古拉一上任，就下令減少賦稅、大放天下、賑濟弱勢、大興土木——不只是籌劃能改善羅馬人生活水平的公共建設（例如：公共供水系統 Roman aqueduct），還頻頻舉行大型的慶典活動（例如：戲劇演出、賽戰馬車、格鬥賽事）與羅馬人同歡，完全符合羅馬人對羅馬皇帝的期待！可是登基後大概六個月，卡里古拉突然生了一場重病！也有人說：卡里古拉是遭人下毒暗算了！

就在生死徘徊之際，卡里古拉找來一個女人（杜麗希雅）當自己的皇位繼承人；現代人或許會認為這是羅馬帝國史上的一件創舉，在當時卻被視為醜聞一樁，只是證明卡里古拉的腦子給病壞了！

熬過生死大劫的卡里古拉性情大變——變得多疑、殘暴！他重新把 Tiberius 過去收集到有關羅馬元老、貴族密謀、反叛的情資翻出來，找尋清算鬥爭的目標，並且將任何有謀反嫌疑的對象（包括 Gemellus）一律處死，趁機沒收這些死刑犯的財產。

西元三十八年，杜麗希雅過世，而卡里古拉的行徑變得更加荒唐！據說，他在妹妹的喪禮上，無視妹夫的存在，竟然以鰥夫的身分出面！不僅要求元老院公告，冊封死去的杜麗希雅為女神，也自封為『活』神，要求眾人膜拜自己，當然也向『信眾』收取鉅額獻祭。若是卡里古拉看上他人妻妾，就霸王硬上弓，肆意玩弄後再棄之如敝屣。卡里古拉也常藉故羞辱元老、貴族，或是任意凌遲、虐殺元老院的議員，剝奪貴族的子嗣、家徽，逼迫貴族和富豪把自己列為身後財產的唯一繼承人，藉此大肆斂財。

即使卡里古拉不斷掠奪他人財富，據說因為他的揮霍無度，國庫財務還是經常捉襟見肘；在內米湖上投下巨資興建豪華水上行宮，正是卡里古拉令人詬病的奢侈浪費行徑之一！

風光明媚的內米湖 (Nemi) 地名的原文意思是『月神的鏡子』；根據神話傳說，內米湖是月神黛安娜休憩之地。卡里古拉的水上行宮是由兩艘大船組成，長度大約各有七十來公尺，寬度也有二十餘公尺；以西元一世紀的船隻來說，絕對是空前的龐然大物！水上行宮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從湖底給打撈上岸，同時也打撈出不少船上原有的裝飾和寶物，不難想見水上行宮的原貌是何等豪華壯麗！

卡里古拉建造水上行宮不單純是為了能在湖上欣賞風景，而是『用來追尋、捕捉月神』——至於那究竟是甚麼意思呢？是卡里古拉真的瘋了，所以他癡心妄想，要把月亮抓在手上？還是『追月』影射了他心底的甚麼秘密渴望？

本劇《追月狂君—卡里古拉》的原著作者卡謬 (Albert Camus, 1913 - 1960) 選擇透過有關卡里古拉的傳說（並非完全忠於史實）闡述何謂『更高層次的自殺』(superior suicide)？

原本還算『良善』的卡里古拉在失去杜麗西亞後體悟到：『凡人皆難逃一死』並且『人生而不快樂』。但是他拒絕逃避，也不肯跟宿命妥協，反而追求無限制地擴張帝位帶給他的政治權力 (freedom)，積極運用恐怖手段強迫所有人接受他體悟到的真理 (passion)，藉此培養出謝里亞一千人等成為日後刺殺自己的兇手！直到斷氣的那一刻，卡里古拉拼命吶喊著：『我反抗 (revolt)，故我在！』

文 / 殷偉芳

英國伯明漢大學莎士比亞學院英國文學博士。曾任教於國家文官學院、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等單位。亦曾經營文學教育深耕劇場，搬演經典文學、戲劇作品：【兒少版】戲劇巴爾扎克——《癡癡愛樂》、《傳說中的名畫》、《嗜血情人》、中世紀攝政劇《聖人皆如此》、印度笑劇經典《小土甲》等。以研究深宮戲劇、西方劇場史、兒童文學等見長。曾參與《X—亞洲劇團 正式合作戲碼——《雨季的美麗與哀愁》；劇本翻譯、歌曲作詞。



自由的本質——

寫在《卡里古拉》演出前



卡繆 (Albert Camus, 1913-1960) 以小說《異鄉人》(L'Étranger) 聞名於世的法國作家，同時也是位優秀的劇作家，重要劇作包括《卡里古拉》(Caligula)、《誤會》(Le Malentendu)、《圍城狀態》(L'État de siège)、《正義者》(Les Justes) 等。除了原創劇本之外，他也曾將福克納、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外國作家的小說或戲劇改編為法語劇本，創作能量豐沛。出生於法屬北非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卡繆，在 23 歲那年 (1936 年) 即已創立「勞動劇團」(Théâtre du Travail)，藉以集結當地的知識份子、普羅大眾、年輕學生與藝術家等，冀望能通過劇場倡議進步理念，從而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。也正是在這一年，卡繆開始他的戲劇創作之路，並通過

戲劇文類傳達許多關於政治與人生價值的反思，展現出他作為知識分子對於社會的殷切期許與世俗事務的投入。

卡繆在逝世前一年 (1959 年) 5 月，以〈我為什麼做戲？〉為題錄製電視節目，講稿經整理後出版。「我為什麼做戲？」卡繆說，「理由再簡單不過，因為世界上讓我快樂的地方之一就是舞台。(……) 我不禁要這麼想，只有自己堅強且快樂，才能好好幫助身處痛苦的人們。一個人若是生活沉悶無趣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，是無法幫助任何人的。」由此不難推敲，卡繆對現實生活有一定的正向態度與積極介入，劇場則是他見證生命理念最直接的場域。

《卡里古拉》劇情取自羅馬暴君的瘋狂行徑，1945 年首演於巴黎。不過早在卡繆寫於 1937 年 1 月的筆記裡，就已經浮現此劇的初步構想。目前存留下來但未出版的《卡里古拉》手稿共有四個版本，而正式出版的《卡里古拉》劇本則有三個版本，其中以 1947 年版、1958 年版最為世人所知，差異也較為顯著。從本劇創作與出版的歷程可以看出，《卡里古拉》源於青年卡繆的想法，但隨著時局演變與演出實際需求，卡繆筆下所呈現的人物性格、處世氣質、價值觀念等，不時有所修訂。可見卡繆本人對於《卡里古拉》相當重視，閱讀本劇也讓我們更能理解卡繆。

目前台灣較常見到的《卡里古拉》中譯本見於 1994 年桂冠出版的「桂冠世界文學名著」系列，書前附有阮若缺教授的導讀。不過，出版社方面並沒有特別註記譯者為誰，且譯文亦不知源自哪個版本。此外，1969 年《現代學苑》期刊曾分四期連載孟凡的譯本，1970 年顏元叔教授主編的「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」則收錄有戴維揚教授譯本。孟、戴兩譯本皆從英文譯為中文。在全球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，EX-亞洲劇團特地根據卡繆法文原著重譯，希望能與作品直接對話，挖掘並反思經典與我們時代的連結。尤其在 2020 年的此時此刻，原本預計在台北演出的《卡里古拉》受到疫情衝擊

而決定搬回苗栗演出，在相對於台北而略顯貧瘠的文化土壤上，以信心和信念澆灌戲劇根苗。這不正是藉由在地實踐，呼應卡繆〈我為什麼要做戲？〉的熱情與理念？

《卡里古拉》劇中的羅馬君王面對摯愛的逝去卻無能為力，於是不惜一切展現絕對的權力，讓宮廷血流成河，叫滿朝文武荒腔走板，甚至要摘下遠在天際的月亮。「月亮」一詞在法語裡，與「瘋狂」的字根相同。然而，這位追月狂君難道真只是自大傲慢、不知人間疾苦的瘋癲狀態嗎？難道王權如此不可一世，百姓只能屈從受苦而沒有反抗的可能嗎？當生命裡無盡的惶惑如同瘟疫般席捲而來，身為凡夫俗子的我們究竟該如何安身處世？卡繆或許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，因為終其一生，他也在追尋存在的定義與方式，甚至因為突如其來的車禍，意外且倉促地讓生命畫下句號。

不妨這麼想像：當月光溫柔降臨大地時，也正是夜晚籠罩之際。此時，白日的理智與規訓都暫時收起，我們的肉體歷經一天勞動之後已然疲憊，腦海中的欲念與想像卻逐漸解放，在寬廣的夢境裡自由奔放，直到翌日清醒，我們才被迫又變了個好人。心理學家與精神分析學者早已向我們說明，夢境如何折射出欲望的本相，此不待言。卡里古拉在劇中說他用盡權／全力讓自己隨心所欲，任性而愛；讓他達致內心乾乾淨淨、純粹無雜質的方式，就是不斷追求事物的本質。而我們不禁要問，這排除一切所看見的本質，究竟是什麼？是撥開重重黑夜屏障而看見的那輪明月嗎？是排除了白天種種限制，在睡夢中捕捉到的那些精粹的吉光片羽嗎？作為一個「人」，我們的身體與心靈自由到底可以推進到什麼程度？

全球化的資本時代裡，我們所賴以為生的物質世界憑藉精密的運算機制而運行不墜。當劇場燈光漸暗，無限／線上網的設備暫時切斷，黑盒子是否就像是短暫的睡夢，讓我們可以肆無忌憚地馳騁於自由的欲念之中？環顧身邊四周，人們總是不夠相信劇場——這是卡里古拉在扮演女神時所說的玩笑話，但對應到虛擬實像高於一切的今天，又豈不是一語成讖？當我們企圖追求自由的本質，或是為了追求本質而期望掙脫一切束縛時，如同黑夜夢境般的劇場，是否可以讓我們寄託一顆燦如明月的本心？

今晚，且讓我們走進卡里古拉一手編排的戲劇世界，跟著 EX-亞洲劇團，一起探索生命與劇場的本質。當疫情仍如影隨形，恐懼陰影無所不在，以戲劇實踐人生的自由，或許就是面對外在世界無情輻壓時，最頑強也最樂觀的抵抗。

文 / 羅仕龍

台灣大學外文系及戲劇研究所畢業，法國巴黎新索邦大學戲劇碩士、博士，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曾翻譯過多齣法國戲劇作品，包括昂納維爾 (Michel Vinaver) 《求職》(La Demande d'emploi, 2010 年香港演藝學院以《無序空境》為題演出，未出版)、拉高斯 (Jean-Luc Lagarce) 《遺忘前的最後悔》(Derniers remords avant l'oubli, 2017 年刊於台北藝術大學《藝術學刊》)、司克里布 (Eugène Ionesco) 《一杯水》(Un verre d'eau, 2015 年刊於台北藝術大學《藝術學刊》)、法華 (Charles-Simon Favart) 《公爵夫人府上的堂吉珂德》(Don Quichotte chez la Duchesse, 2015 年參與之時管絃樂團於東吳大學演出，未出版)、拉高斯《只是世界末日》(Juste la fin du monde, 2016 年刊於南京大學《戲劇與影視評論》)。

夢想飛前

跳脫以往在深夜絞盡腦汁撰文，變成一大清早聽著蟲鳴鳥叫哼歌打字，絕對是劇團駐立在苗栗多年後對於生活作息上的大改變。

2020 年的詭譎多變讓全世界錯愕，我們領教了許多所謂的不可能之外，也學習接受或嘗試開創更多新的可能性。話說兩年前劇團決定要做《卡里古拉》的當下壓根不知會經歷這場未知的戰疫，到真的執行時感受反而更為強烈，覺得這齣戲好像就是注定要在今年上演的！因為 2020 真的是非常「卡里古拉」！

老實說，這齣戲的整個製作過程也出現前所未有的「卡」關。身旁的老人家看在眼裡，不免一邊心疼一邊嘀咕地唸：「什麼劇名不好取，取個什麼卡里古拉，不卡才怪勒！」「吼～這可是卡繆的作品，臺灣沒演過這齣啦。」但也因此，工作團隊反而抱持更強大的意念和共識——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殺出重圍讓這齣戲發生。製作一路闖關到最後，除了經費上的短絀、疫情的影響導致演出地點異動，到創作形式的改變，都得——想辦法克服之外，「危機就是轉機」這句老話仍然啟發著我們如何從挑戰中發現新的創作路徑。由於各種侷限，我們更加相信「創作的提昇是永無止境」的思維，計畫透過第一階段的嘗試和探索作為豐厚作品的穩固基石，將創作過程的所發展出來的真誠樣貌與觀眾分享，讓經驗與回饋幻化為成熟創作的養分，未來持續探索各種可能性。不僅是創作上，在製作方面也別出心裁規劃開幕場、普世場、學術場，三場不同觀眾面向和主題氛圍的延伸活動。

這樣說來，我反倒該謝謝搞「破壞」的「卡」里古拉才對。此時，我猛然想起印度的藝術之神—濕婆 (Shiva)，濕婆神是宇宙與毀滅之神，印度哲學中「毀滅」有「再生」的含義，故也擔當創造 (轉化) 的職能。導演 Jayanta 常用「夢境」的概念譬喻自己的作品特色，他認為儘管夢是虛幻的，但在腦中卻被真實建構；夢中的情景有時荒謬沒有邏輯，甚至和真實世界大相逕庭，但在夢中的一切卻讓人相信且具說服力。就我的認知這與 Jayanta 的藝術創作理念其實相當吻合，如何將劇本的意涵和藝術質地透過「詩意的畫面」、「舞蹈化的語言」與「音樂性的肢體」在舞台上再現 (represent) 是他的信念，對藝術家而言，

創作的最大泉源和火花就在轉化疆界，或許這也是做戲時最有趣的地方。

走過這一年的風風雨雨，歲末壓軸終於要上場，心中千言萬語卻無須再長篇大論，因為我發現團隊的夥伴們都心有靈犀的幫我一一述說了，而且文筆功力是我遠遠所不及的。在此要特別感謝仕龍老師、偉芳老師對於劇本分析和翻譯工作的一路相挺和無私分享，謝謝設計群願意跟著我們一起瘋、一起做夢，謝謝我的強力後盾、卡繆字典一志誠，謝謝以革命情感克服萬難的超強行政團隊一建成和瓦臻，謝謝除了演戲還斜槓技術人員、讓我永保青春熱情的演員們，謝謝導演兼心靈導師不時提醒我保有劇場裡的良善。因未知，讓我們更珍惜所有；沉澱後，期許大夥永保初心一塊繼續邁進。

最後要衷心感謝在座的每一位觀眾，是您們讓我對劇場重新定義，「永遠會想去的地方，就是家的所在」。

此刻，我是幸福的。



文 / 林淇安

苗栗客家人，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、新加坡跨文化劇場學士畢業，資深劇場工作者亦跨足影像演出，曾榮獲 95 年電視金鐘獎單元劇最佳女配角提名。現為 EX-亞洲劇團團長暨行政總監，兼編製作人、戲劇表演教師、演員、文化基金會理事、藝術顧問等多重身份，多次參與國際各藝術節、跨國多場演出及交流計畫，於多元文化交融中激發出獨特的展演製作思維。與江濱信泰共同創立 EX-亞洲劇團，期望在自己的土地上打造一國際文化交流的藝術平台，發揮台灣劇場新可能。

作人的滋味

劇場就像是一次又一次從頭來過的人生。每一次都是新的體驗，需要不斷重新理解。我第一次參與《卡里古拉》的演出，是我在印度就讀戲劇學校的第一年。在印度，卡繆的戲經常搬演。我想可能是他的戲劇當中的「反壓迫」的意識很吸引我們。我特別喜歡卡里古拉這齣戲，是因為他有好的故事作支持。反過來說，如《等待果陀》這樣的荒謬劇，觀眾如果沒有精熟透過語言而來的思考，就很難享受那齣戲。而《卡里古拉》則是將荒謬哲學放在戲劇裡：運用戲劇元素，在舞台這個世界，展現人在其中的荒謬性。於是在這樣的舞台上，觀眾會不斷遭遇兩難：這是悲劇還是喜劇？他是好人還是壞人？有時看起來他做的是件邪惡的事，但那是好事還是壞事？我反對卡里古拉？或者其實我同意他？這就給了觀眾很大的空間，去做出自己的分析、自己的理解。

我今年選擇卡繆這齣戲，除了我原本熟悉、喜歡故事外，最主要的原因是，「本質劇場」的表演方法很適合運用在這齣戲上。但在開始進入工作，重讀劇本後，我發現這齣戲比原本想的更複雜。因為台詞本身是不夠完備的，尤其是許多卡里古拉的獨白段落，乍聽之下是沒有意義的。我問自己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慢慢地我開始理解，並不是哲學語言難懂之類的問題。我開始想，處在日常生活經驗中的大多數人，為什麼不會去想卡里古拉的問題？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卡里古拉所見的？然後我了解了，這就是荒謬。你看，我們都「知道」人終有一死，但我們卻活得像是我們不會死那樣，於是我們努力爭取機會、拼命賺錢、安排未來，不曾去想像也許沒有明天，不曾覺得這一切也許是沒有意義的。

如果開始有了荒謬體驗，人就會開始去問，什麼是意義？我從這點開始去想，我要找出什麼方法、什麼風格，將觀眾的日常世界，與卡里古拉所見的世界連結起來？我要怎樣運用劇場元素，將卡里古拉的獨白背後隱藏的伏流、那「不可見」的世界帶到觀眾面前？這是在我的準備工作中，最困擾我、也是最有挑

戰性的部分。一旦我們對那不可見的世界有了同樣體驗，我們將會同意，那比可見的經驗世界更「真實」。在我的劇場工作中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如何將這更真實的、超越日常經驗中之上的、不可見的重要的事，顯現在舞台上。

劇中有許多讓人覺得好笑、整人的場景，其實對身在其中的角色來說，是死亡、是悲劇發生的時刻。這種感受的落差，就是荒謬。這就是為什麼卡里古拉說，你必須去經驗，才能知道什麼是真實。如我們印度人常說的，大部分的「知識」都只是「資訊」，只有親身經歷感受、反思後，才會成為真正的知識。這就是為什麼對我來說，劇場對於獲得真正知識，是如此重要。演員經驗了這個角色從生到死的旅程，與那角色共同活過一遍。他所理解的、以及在舞台上顯現出來的，就是真正的知識。卡里古拉在劇裡的許多挑釁「演出」，是在質疑其他人對戲劇「不夠當真」。我們可以這樣想像：在舞台上，卡里古拉這個角色，許諾自己，要在這齣戲的時間所經歷的生命歷程裡，徹底實踐自己的承諾：作一個自由人、一位教師、一位質疑者，逼得人開始思考。他要質疑的是：「你們當中沒有人問我為什麼判他死刑？」

卡繆說過，「我不會引導你；我也不會跟隨你」。每一個作為人的個體要做的是，與其他自由的個體一起工作、不斷地對話，共同去追尋什麼是人類共通的價值，將我們帶向作為一個人的更高的追求。荒謬主義說的是，這個世界沒有既定的目的，我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做決定，這是自己的生命旅程。也許對習慣標準答案的人來說，會覺得沒有安全感。但這是成為一個自由人的必經過程，就像是在本質劇場訓練出來的演員，他們要運用他們的自由，去尋找自己的詮釋、自己的意義。我們邀請觀眾入席，親臨劇場，體驗荒謬，找出自己的意義。劇場是人與人相遇的地方，相信我們可以在這裡找到我們做為人的共通價值。

(文字整理提供 / 羅志誠)

文 / Chongtham Jayanta Meetei(江譚佳彥)

出生於印度曼尼普爾邦 (Manipur)，因帕爾大學 (Imphal University) 歷史系，新德里國立戲劇學院 (National School of Drama, New Delhi) 表演碩士，曾獲聘為國家級演員，在印度和台灣的大學教授表演、亞洲各地主持戲劇工作坊。移居臺灣已超過 15 年，為一名編、導、演、教學兼備的臺灣新世代藝術家。在深厚的傳統與現代訓練背景下，試圖與劇場人共同探索台灣與亞洲文化融合的當代劇場身體，積極培植台灣新生代人才，並結合亞洲不同文化根脈，轉化為當代劇場美學。導演作品《假戲真作》曾榮獲第九屆台灣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節目，《玩讓之家》獲頒 2017 年第 10 屆亞洲博覽會。近年來致力「本質劇場」(Theatre of essence) 演員訓練方法研究及出版發表，轉錄創作協會，以落實劇場傳承與實驗的舞台實踐。

無端生事，或事本無端？

追求「極致」探究時，究竟是幸福，還是禍端？

CALIGULA

卡里古拉登場

什麼是事實的真相？謝里亞撒了什麼謊？

詩歌為什麼會有殺傷力？

卡里古拉崇拜過甚麼神，和人的心一樣悲慘軟弱？

何以反對死刑的劇作家，會寫下關於謀殺的悲劇？

為什麼卡里古拉會說，「我還活著」？

劇作介紹

《卡里古拉》是 25 歲的卡繆，在讀完 Suetonius 的《羅馬十二帝王傳》（Twelve Caesars）後，於 1938 年完成的劇作。卡繆原本的寫作初衷是自己可以來演卡里古拉，可見得這個角色頗有吸引人的地方：他在「荒謬體驗」後的性格轉變，以及決然地遵從邏輯到看似瘋狂的徹底實踐。

卡里古拉原是一個頗得民心的君王，但在深愛的女人死後，開始執著於追求那「不可能」的事。他運用他的權力，有系統地藉由謀殺、暴行，去顛覆社會價值、去行使他的「自由」。卡繆使勁地在舞台上展現卡里古拉的狂暴、描繪他的肆虐、最終帶向他的失敗。卡繆說「舞台讓他快樂」：這樣一個令人著迷的舞台景觀，刻畫著一個「更高層次的自殺」（superior suicide）的故事，可讓人得見卡里古拉 / 卡繆想與人分享的「荒謬體驗」。

這齣戲讓卡里古拉暫時走出歷史，其實劇作本身也在經歷歷史：歐洲經歷了納粹極權、卡繆本人也曾在巴黎組織地下報紙。直到二戰結束後，1945 年《卡里古拉》才在巴黎首演。卡繆說，「戰爭使我變得謙遜」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劇中與卡里古拉年紀相當的角色 Scipio 就展現了這樣的「謙遜」。當然還有其他幾個與卡里古拉旗鼓相當的角色，是各種人性面向的展現：有唯命是從、忠心耿耿的 Helicon、醉心於表象展演的情婦 Caesonia、以及志在恢復秩序及意義的反叛者 Cherea。這幾個角色與卡里古拉的交織，會讓我們在經歷了荒謬體驗之後，能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卡里古拉的悲劇，正是來自於他否定自身與人類的聯繫。「試著理解他」這樣的訴求，也讓這齣戲不僅令人著迷，更引人思索。

卡里古拉登場

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

《卡里古拉》絕對是我接觸戲劇至今最為艱難的一齣戲，而這兩個月的排練期也是小弟人生至今最忙碌也最充實的日子。它的困難度不僅僅關於表演，也回到我的生活中。從表演上來說，除了要顧及劇團獨特的肢體和聲音美學，這一次最具挑戰的自然是那讓人讀得似懂非懂的文本。對我來說，分析劇本一直都是很大的罩門，勢必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精讀，但比起理解，要如何將這些意思傳達出去才是最為困難的。

在生活上，為了要兼顧課業，必須更加仔細的規劃和善用自己的時間，但即便我確實照著自己規劃出來的時間去進行，事情也沒有想像中來得那麼容易。當心沒有靜下來時，無論花多少時間都沒有辦法有效的吸收，尤其又是要讀這麼充滿哲學意涵的文本。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花了三個小時讀本，卻連個屁都沒讀懂，於是我便陷入焦慮的狀態。而一旦焦慮的開關被打開，整個人就開始緊繃無法放鬆，因為不管做任何事都無法擺脫剛剛浪費了三小時的這個念頭，接著就導致工作無法專心、休息無法放鬆的惡性循環。整個排練的過程好像就是不斷的在和自己對話，試著去找出兩者之間的平衡。

說了這麼多，好像也沒有什麼答案或是結論，總之，我覺得卡里古拉真的好聰明，而我並沒有。



陳寬田

飾 / 卡里古拉

FX 亞洲劇團本質劇場培訓駐團藝術家之一。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。劇場經歷包括：FX 亞洲劇團《Show plus》、《失語光臨》、《梅蘭芳》、《荒野之戀》試演、《地與樹》講劇演員、《雨中的我與你》、《變動劇場》、《不具名的哈姆雷特》、全人實驗劇場伊學與味公派、《當狗》、《慾望街車》、《絕不白癡》、《夜來香書店》等。

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

「今天，他邀請諸位與他一起交心，以一種充滿藝術氣息的情感進行。此外他還補充說道，誰不願意與他交心，就等著腦袋落地！」是否瘋狂又荒謬？而我卻都身處其中，這就是我們的人生。如 Caligula 所說，這是一場毫無章法的偉大盛宴，太多道德、邏輯被屏棄，而需要在極端的情緒狀態中找到最純粹的本質，揉合進角色的流動，像是細胞分裂那樣增生，最終成為一個生命的樣態、呈現我們所熟知的「人」的樣貌——Caesonia 的愛如此偉大卻又如此渺小，偉大的是她的萬般包庇與成全，渺小的是她終究期盼，配合演出後能看見愛人變回原樣，如此卑微的心願。

短短兩個多月的排練就像一場修行，也像一場試煉，在體力的極限裡去尋找角色的本質，在每個與夥伴討論的日夜，慢慢建立起《卡里古拉》這個宇宙的點線面，努力讓一切更立體、完整。而這些日子的盡頭對我而言，與其說是演出，更像一場儀式，一場獻給 Caligula 的儀式、一場為了自己的儀式——如何在這艱困的 2020 年，完成此刻屬於自己的任務，相信演員就是自己的志業？一切都還在尋找的路上，若還能大聲喊出「我還活著」，相信一切過程終將沈澱、長成心底最堅實可靠的信念。

致你我，致本質，致劇場，也致人生。



李昕宜

飾 / 凱西妮塔

FX 亞洲劇團本質劇場培訓駐團藝術家之一。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。近年劇場經歷包括：FX 亞洲劇團亞洲創研實驗室獨立試演作品《Show plus》、《地與樹》講劇演員、《梅蘭芳》、《106 號油車》、《藍季的新娘與我》；亦與劇團《慾望街車》、《當狗》、《空城戒嚴》、《不具名的哈姆雷特》；2016 年參與《深夜咖啡廳 - 致遠地巡迴劇》、台灣劇團巡迴劇《文學教育深耕劇場《小紅車》、《飯局》等。

以卡里古拉這齣戲作為一個階段性的檢查站，到底本質劇場提供觀眾什麼樣的劇場演出可看呢？

以演員本人的角度來說，我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從感受的角度出發，忘卻人的外在表現該如何呈現，去看見角色的感受、以及他背後的念頭；本質劇場將外在的表現往藝術的方向昇華，我們不追求重現、不追求模仿，改以精準內斂的肢體語彙來呈現，仔細聆聽角色說話的聲音，每句話背後都在表達他獨特的念頭與思索。

在這一次的演出中，我深刻的體會到：「過去累積的點滴，都將在未來的某一刻得到完美的展現。」我是一位喜歡研究肢體動作的演員，而這次扮演的角色正好可以讓我發揮我過去收集在百寶袋裡的技巧，我很開心能夠擔當赫立孔的角色。每天在排練場裡，我都愉悅的翻滾著，試圖讓自己的動作背後的意思能夠更精確的傳達給觀眾看見。

我們這一群共同訓練的演員藝術家，在兩年的發展以後，終究來到這一個階段的檢查站，劇團、演員、觀眾，彼此一起交流我們累積起來的成果。也許我們未臻完美，但我們已起身前行，用身體力行，投身於這充滿未知與思索的劇場，希望我們的演出也能讓你帶回到人生當中，獲得更多的啟發，這是我們一生的榮幸。

人、人生、生命這類議題往往是最難解的問題。

Caligula 說：「人總有一死，並且不快樂」；Cherea 說：「我想活下去，而且活得自在快樂」；Scipio 說：「人的確有一死，但不會是不快樂的」。

這三人在劇中的存在形成三強鼎立，他們用各自的方式宣揚、捍衛自己的價值。但是人其實更複雜，可以是三個人的綜合體。我們想要為所欲為，卻必定會被道德、社會規範、甚至是自我罪惡給束縛。如果一切道理與原則都不再重要，那麼自由將唾手可得。但是這種自由是自私的。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人的願望與貪婪。若不節制，人類將會在一瞬間毀滅。

但是說了這麼多，對我們一般人來講，存不存在不是人生中必須解答的問題，光現實的困難就夠我們煩惱了呢。

對我來說，近年來經歷的事情，讓我對於無常或死亡抱持著豁達的態度，覺得如果明天就離開了也不會感到恐懼或遺憾。想做的都做了，做不到的就放著了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，也沒什麼好捨不得的。只要不執著於此，未來其實開闊地像夏天的大海、也像滿月的星夜。

快樂不容易，快樂的活著更不容易。但是只要事事放心，再不順的事都會是好事。期許自己能每日更上一層樓。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翁岱廉

前 / 赫立孔、小神、歌隊

EX 亞洲劇團本質劇場培訓駐團藝術家之一。畢業於台灣大學戲劇創作與導演學系。劇場經歷包括：TA 亞洲劇團《失落天籟》、《解釋愛》、《306 號漁舟》、《特季的華嚴與荔枝》；阿倍樂劇工場《笑聲日記》、《鯨魚安魂曲》；麗格麗劇藝社《4-48 精神對面》、《Trance》、《惡魔》、《HOW TO BE A BUG》；戲女歌團創作劇《四川第一條公路》、《王子做你未來妻》、《王子做你未來妻 - 一天奇談課》等。



林緯

前 / 漢里亞、小神、歌隊

EX 亞洲劇團本質劇場培訓駐團藝術家之一。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戲劇表演學系。EX 亞洲劇團本質劇場培訓駐團藝術家。劇場經歷包括：TA 亞洲劇團《解釋愛》、《306 號漁舟》、《同學的華嚴與荔枝》；中山大學《紅蓮子》、《拉提斯》、《包圍》；阿倍樂劇團《抗領人》；文學教育演劇劇團《小土車》；劇團演藝頂上的編排了劇團《全職》；非伴劇團《荷茲》。



2020年，來到了今年的最後一檔製作。

今年是很特別卻也是個令人不想再經歷一次的一年，如做夢般地發生了許多誰也想不到的事，疫情的爆發帶走很多人、更有家家戶曉的名人們離世，看到這些新聞，讓我們驚訝、錯愕，但回頭看看有哪一年沒有另人感到可惜及不捨的消息？又有哪一年是沒有生命離開這世界、遠離了我們？而面對生命的無常，我們會做出什麼選擇？

在排練《卡里古拉》的過程中，我發現自己不會再那麼害怕改變，就像我們的舞台，經歷了多次的修改；在場上，我們透過每一次的排練嘗試不一樣的情緒、不一樣的說法，找到不一樣的詮釋，我們透過每一次地打破、重組去尋找更接近我們想要的那個樣子，所有的過程都不會是徒勞無功的，因為有了這些過程和經驗，我們才能成為現在的樣子。面對無常的生命，我們應該要放下那些不是那麼重要的事，好好的活在當下、感受當下，好好過生活。

今年，跟著這群夥伴們合作也默默來到第三個製作，過程中我們一起創作、一起努力、一起跌倒，但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，彼此用著溫柔的方式承接對方。可以有一群為同樣一件事，一起努力往前衝的夥伴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同時也很幸福，希望未來的路上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陪伴著彼此，繼續往前走下去。

這是一批很純的演員個人私密話語，如果現在的你想直接地多了解《卡里古拉》，那麼可以先跳過我的這部分，但如果你想多看點文字打發時間的話，這裡歡迎你，請讓我與你分享我內心的話語。

音樂人陳珊妮有一首歌，歌詞是這樣的：「用三個詞描述一下你現在的生活，他想了很久，面對未來一切毫無把握，原來生活不過是停下來就傾倒的單車，...，原來孤獨不過是來自一點點與眾不同，記憶正疊加淡出舊愛摯友，生死病痛，提醒我抓緊什麼」

這些陣子的我深刻體會到人生的動搖，就像地震一樣，原本平和安穩的土地就這麼毫無預警地劇烈搖動，震垮了這地上的房子、壓碎了人們的希望與勇氣。彼時此刻曾經深信不疑的一切事物，毫不留情地如骨牌一般一路倒下。

災後重建是一條漫長的路，在生活上、信念上，還有劇場裡也是：對於自我的信任與堅定，對於表演的發揮與掌握都需要重建。而這條漫漫長路上幸好有親友的陪伴，也幸好有你的陪伴，謝謝現在正在看這段文字的你，謝謝你進劇場看了這齣戲，看了正在重建的我，讓我們之間有了這麼一點的連結，也讓我知道地震後的世界依然美好，在生死病痛之後，提醒身在這個世界上的我應該要抓緊什麼。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葉柏芝

劇 / 酒足飯

FX 亞洲劇團本質劇場培訓班團藝班畢業生之一。就讀於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。劇場經歷包括：FX 亞洲劇團《際會奇》、《104 號出租》、《101 年的華麗與哀愁》；自編自導自演自唱《不要與我爭論女商賈，別跟我領女英皇》；有說有唱有舞劇團《叫我單姓大統白馬驃》；奇幻劇團「深植勞動概念、校運巡迴列車」兒童劇；中山大學《金邊琴》、《紅蓮子》、《世界除了他》、《夜夜夜時》、《老酒酒》、《女兒紅》；高雄有夫劇團《穆吉美絢曲》等。



賴沛宜

劇 / 社團西亞、畢業劇未入、朝陽新、小排、戲院

FX 亞洲劇團本質劇場培訓班團藝班畢業生之一。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。劇場經歷包括：FX 亞洲劇團亞洲劇團畢業劇《Gaby plus》、《E 國劇 A Thousand Passes》、《100 號出租》、《馬年的華麗與哀愁》；雙聯表演團《不具名的地殼雲》；中國文化大學《Saritala》、《無路可逃》、《Titus》、《科爾夜之夢》、《我的黑人民間音樂》、《五角星魂》；黑劇團《卡巴那之夜》等。



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

這次演出有很多角色必須由一人擔當，裡頭有部分角色不只是「單純的歌隊」，而是有自己的個性、狀態。不僅要挑戰在短時間內轉換不同的角色，同時要訓練快速換裝的能力！

在這短短的排練期，從一開始所有人一起討論劇本、到在排練場裡不斷嘗試與創作，都能感受到每個人對《卡里古拉》的投入。也因為這齣戲，讓我們能將這兩年的本質訓練直接應用。與此同時，《卡里古拉》給我更多思考上的面向，關於「人生」、關於信念……在排練時，導演 Jayanta 向我們說道：「如果有個人（死神）一直拿著刀在旁邊準備殺你，你還有時間去喜歡或是討厭別人嗎？」這段話讓我有種瞬間清醒的感覺，除了突然明白劇裡卡里古拉自認無愛的心情之外，也讓我再次重新去思考，自己究竟花了多少時間在不重要又耗能的人事務上呢？如果人們的時間與精力都有限，為什麼人總是傾向消耗這些寶貴的能量在不重要的東西上？是不是我們真的都在自欺欺人呢……類似這些種種找不到答案的提問，會時不時就出現在腦海中。除了排練場之外，我也非常享受老師們之間的討論，每一次都會有新的衝擊和想法！總之，這個製作，不只是磨練表演的能力，更是打磨我的心智。（笑）希望每個進場觀賞的觀眾，都能夠和我們一起享受「本質」與「思想」上的衝擊！



盧心怡

飾 / 晏格前、梅特勒斯、小神、歌隊

FX-亞洲劇團本質訓練培訓團藝術家之一。畢業於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。劇場經歷包括：FX-亞洲劇團《無毒毒》、《106 號通特》、《雨中的美麗與哀愁》；遠東戲《改革與危機》演劇；復得株式會社《惡了》；表演藝術學院路培基曾演出【替換字里】；三缺一劇團《LAB 身體會說話》；【譯】/黑糖：人形特異點向前演說演者等。



卡里古拉認為「人總有一死，而且不快樂」，所以他試圖找尋能夠超越此定論的方法，他要找尋這世界沒有的東西，好比得到月亮，化不可能為可能，這樣他或許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與幸福，甚至永生。但是最後他顯然失敗了。他做的一切有意義嗎？還是他本來就在做無意義的事？

人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如果說人的命運從一出生就定好了，那我們又要為生命做什麼努力？無論做了甚麼到頭來還是會死。荒謬的是，明知會死，還要在這短暫的生命裡尋求通往自己（神）的解答。卡里古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企圖在歷史的洪流中，義無反顧任性地做一回自己，拋開倫理道德各種限制，以個人的權力意志貫徹他邏輯的審判遊戲，整肅那些虛假偽善的人。如此看來，他似乎是最純真最接近人性本質的人了。

可惜，人性本質的純粹，如果不加以看管，也有可能變成張牙舞爪的猛獸，卡里古拉說：「人們無法理解命運，所以我讓自己成為命運。」故妝扮成維納斯，企圖讓自身成為神仙，嘲諷人們膜拜的神仙是空虛且愚蠢的東西，讓自己取代神的位置，也進行了一場總清算的大審判。

法國大革命《人權宣言》中，對自由的定義為：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。人真正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，需要律法加以保障，人也需要遵循律法，卡里古拉進行了他的實驗，很華麗且壯觀，就像在演戲，整個國家都是他的舞台。雖然我並不認同他的做法，但想想自己，要用甚麼樣的方式觀看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，又要用甚麼方法來演人生的這齣戲，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這件事。



追月宣言

演員的話



吳融霖

飾 / 晏格前、梅特勒斯、小神、歌隊

FX-亞洲劇團本質訓練培訓團藝術家之一。畢業於輔仁大學系統修英文。近年劇場演出經歷包括：FX-亞洲劇團《笑話笑話》、《106 號通特》、《暗色》、《格魯德》、《206 號通特》、《百年好合與哀愁》；TAE 演劇團《106 號通特》、《誰的？性侵犯》、《We Stupid We Wait》；并初創劇團《Fairytales》、小劇場學校《那嚨》、蕭蕭話劇團《流氓起 2012 演到死》



詩 / 關於自然 作曲：賴沛宜

還有那幽微精細的片刻，天空依舊滿佈金黃彩霞
迅速翻轉，看另一面，見那滿天星斗閃耀。
炊煙樹木和流水的氣味，從那地上升起飄向夜空
蟬鳴不已，夜色漸涼，萬事萬物的聲音啊
還有淹沒在乳香木與橄欖樹下的小徑。

頌詞 / 痛苦與舞蹈的女神

痛苦與舞蹈的女神啊！從浪潮裡誕生，全身在海鹽
與泡沫的黏膩與苦澀之中。
教導我們冷言以對，讓所有愛情重生，
指引我們世界的真相，從一切無有中出現，
並且賜予我們生存的力量，生命的高度等同於這無
與倫比的真相。

詩 / 死亡

追逐著，那令萬事萬物純淨的幸福，
天空中，陽光如溪水般流洩，
獨一無二且狂野的歡樂宴飲，
我毫無希望的夢中呢喃！……



「世上人類的錯誤，就是不夠相信劇場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我可以否定某件事情，但不需要玷污或剝奪別人相信的權利。」—西比翁

「這世界無足輕重，唯有認知到這點的人，才能夠贏取自己的自由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各人按各人的本事去換取他要的純粹。對我來說，靠的是不斷追求本質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如果想要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，就必須要為身處的環境辯駁。」—謝里亞

「所有問題都是核心問題，事不分大小，都是平等的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人們無法理解命運，所以我讓我自己成為命運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你懂什麼叫做孤寂嗎？是詩人的寂寞，還是江郎才盡的寂寞？哪一種孤寂？」—卡里古拉

「恐懼，這是一種美好的情感，不摻任何雜質，乾乾淨淨而且只能顧到自己，這是少數能從骨子裡散發出高貴氣息的情感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若毫無節制屈服於深層命運的召喚，就沒有真正的力量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那麼愛呢？你不能否定愛的存在。」—凱索妮雅

「如果你真真正正愛過生命，那你就不會如此輕率，把它玩弄股掌間。」—卡里古拉

「當人們覺得自己被榨乾用盡的時候，回過頭來尋找的就是生活的甜美。」—西比翁

工作照



排練照

排練照

舞台監督 / 燈光設計 雷若豪

資深劇場燈光設計、技術統籌與舞臺監督，第七屆臺北藝穗節專案技術統籌。曾參與動見體劇團、世紀當代舞團、EX-亞洲劇團、當代傳奇劇場等團隊演出。



服裝設計 黃致凡

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碩士、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。現任教於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，輔仁大學織品學系。近期劇場服裝設計作品有：EX-亞洲劇團《雨季的美麗與哀愁》、《106號油井》、《假戲真作 2.0》、《島》(2019)；火焰蟲客家說演團《藍彩霞的春天》；盜火劇團《轉校生》、《吉卜拉》等；阿伯樂戲工場《鰻魚安魂曲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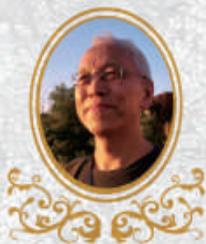


諍言朝臣

設計及製作群

舞台設計 房國彥

紐約州立大學普契斯分校劇場設計技術系藝術碩士。現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。舞台及燈光設計作品涵蓋包括芭蕾舞、現代舞、現代戲劇、傳統戲曲等多種不同類型的表演節目。



排練助理 許紫茵

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，主修表演。近年劇場經歷：【Do Do】劇團《文明的野蠻人》、【人文展館劇團】《我的未來誰的夢》、上海戲劇學院《八美千嬌》、台北藝穗節《監》、中國文化大學《哈姆雷特》、《群盲》等。



諍言朝臣

設計及製作群



音樂設計 柯智豪

台灣音樂家，曾獲台灣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，金鐘獎最佳音效配樂，金音獎最佳嘻哈專輯製作人，法國金音叉獎，金音獎最佳電子音樂製作人，最佳民謠作曲，金曲獎最佳樂團，最佳非流行演奏專輯，最佳客語專輯製作人等。持續在音樂創作與嘗試上不斷的往前推進，近年來致力於台灣傳統音樂，台灣多項語文，東方儀式與戲曲的採集與重製。



專案公關 彭怡雲

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戲劇影視美學博士。目前為 EX-亞洲劇團專案經理、中國文化大學國劇系兼任助理教授及台北碧泉扶輪社副社長。近期策劃活動包括：參與 2020《亞洲有藝室》新展覽「望陽興嘆？」；台北碧泉扶輪社晨光教育計畫、青年藝術家育成計畫及 EX-亞洲劇團 2016/2017/2018 第一屆至第三屆『亞洲假日劇場戲劇節』專案統籌。



執行製作 李珏臻

出生於對市場敏感的企業世家、年少時遠赴英國求學，面對不同挑戰總是能處驚不變，並且有條不紊的理出一番邏輯，這些經驗寫在他的 DNA 裡，擔任藝術行政時總能挽救悲劇局面成為溫馨喜劇。

不僅經手劇團行政庶務，也擔任劇團作品執行製作，與 EX-亞洲劇團共同經歷每一個經典時刻，在演出現場還能記得每個夥伴、觀眾，給予溫暖的關心與擁抱，為劇團繁瑣的工作環境增添潤滑劑。



評言朝臣

設計及製作群

行銷宣傳 陳建成

水瓶座加上 AB 型，是天生反骨性格，從小學習繪畫，原本以為會走上藝術家之路，最後卻從講求穩定、公正的法學院畢業，畢業後再度轉折進入全新的傳播、行銷領域。累積多元觀點及實戰經驗，在新聞操作及行銷宣傳有靈敏嗅覺，期望在劇團能夠貢獻所長，讓更多人看到表演藝術，聽見不同藝術家想傳達的思維。



移地訓練 - 即與片段花絮照



尊聆講師 羅志誠

曾學過鍊金術，在學術的煉獄外繞過一圈。在山坳裡的學校教書，長年與文字為伴，能接納不和諧音，喜愛壯麗的幻覺。來到劇場後，覺得這個新角色頗似暴風雨裡的 Ariel：什麼都做、無所不能、永遠年輕，提供魔法的物質基礎，有著熱愛自由的心靈。





最溫情的利刃，
最被無視的真相，
以無所畏懼的追月之路，
致敬在2020狂奔的人們！



EX 亞洲劇團

EX - 亞洲劇團 EX - Theatre Asia

Tel : +886-37-262860

Add : 36054 苗栗市為公路 540 號 3 樓
3F., No.540, Weigong Rd., Miaoli City,
Miaoli County 36054, Taiwan

Website : www.ex-theatreasia.com

